

# 铁凝 散文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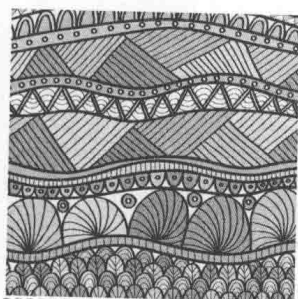
想像胡同  
共享好时光  
一件小事  
与陌生人交流  
一千张糖纸  
面包祭  
麻果记  
国庆那一天  
草戒指  
风箏仙女  
会走路的梦

## 会走路的梦

铁凝  
著

朝霞续着晚霞灿烂了天空，白夜尽了。

高等教育出版社



# 会走路的梦

铁  
凝  
著

高等教育出版社·北京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铁凝散文集: 会走路的梦 / 铁凝著. -- 北京: 高等教育出版社, 2016.1

ISBN 978-7-04-044515-2

I. ①铁… II. ①铁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317902 号

## Tie Ning Sanwen Ji: Hui Zoulu De Meng

---

选题策划	游 滨	责任编辑	王馨毓	项目统筹	王冰恹 于 嘉
版式设计	张 珺	封面设计	宋双成	责任印制	赵义民

---

---

出版发行	高等教育出版社	咨询电话	400-810-0598
社 址	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	网 址	<a href="http://www.hep.edu.cn">http://www.hep.edu.cn</a>
邮政编码	100120		<a href="http://www.hep.com.cn">http://www.hep.com.cn</a>
印 刷	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	网上订购	<a href="http://www.hepmall.com">http://www.hepmall.com</a>
开 本	787mm × 960mm 1/16		<a href="http://www.hepmall.com.cn">http://www.hepmall.com.cn</a>
印 张	24	版 次	2016 年 1 月第 1 版
字 数	230 千字	印 次	201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购书热线	010-58581118	定 价	29.80 元

---

本书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,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物 料 号 44515-A0



① 铁凝生活照

② 2009年10月，德国法兰克福书展，在自己的英文版小说《永远有多远》橱窗前

③ 2010年9月，在藏北牧民家



2010年5月，随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首相府。从左至右为：著名演员濮存昕、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、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孙立军

# 铁凝 散文集

## 目录

### 第1辑·会走路的梦

想像胡同 / 2

关于头发 / 7

共享好时光 / 15

一件小事 / 20

与陌生人交流 / 23

一千张糖纸 / 29

面包祭 / 33

麻果记 / 43

母亲在公共汽车上的表现 / 50

国庆那一天 / 55

草戒指 / 60

22年前的24小时 / 65

风筝仙女 / 71

河之女 / 76

那时我在《花山》 / 83

正定三日 / 89

会走路的梦 / 97

男性之一种 / 100

女性之一种 / 105

孩子之一种 / 111

一个人的热闹 / 116  
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 / 118  
车轮滚滚 / 123  
闲话做人 / 132

## 第2辑·惦念

怀念孙犁先生 / 138  
温暖孤独旅程 / 148  
冰心姥姥您好 / 151  
相信生活，相信爱 / 156  
天籁之声，隐于大山 / 160  
寻找徐立 / 173  
《第四十一》梦 / 177  
小小的晚霞 / 182  
惦念 / 191

## 第3辑·见闻

华盛顿的“文学疗法” / 198  
大都会博物馆一百分钟 / 207  
空中朋友 / 212

- 史蒂文森郡的乡间聚会 / 219  
我在奥斯陆包饺子 / 225  
探访艾滋病人 / 229  
“麦当劳”向我们道歉 / 234  
我在奥斯汀请客 / 238  
在纽约市立图书馆过节 / 242  
我从美国带回开漆的煤 / 245  
女人的白夜 / 249  
俄克拉何马城纪事 / 255  
黄金与钻石 / 270  
老人，老人 / 276  
波士顿的河北老乡 / 282  
小城警察 / 286  
在纽约逛旧货市场 / 290

#### 第4辑·画 缘

- 皇帝与绘画 / 296  
农民舞会 / 299  
称金少妇 / 304  
德加眼中的芭蕾舞女 / 308  
我与乡村 / 313  
怀念插图 / 318  
惊异是美丽的 / 322  
武强年画 / 326



## 第5辑·文 情

无法逃避的好运 / 332

从梦想出发 / 339

阅读的重量 / 349

散文河里没规矩 / 357

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 / 360

让我们相互凝视 / 366

第1辑 · 会走路的梦



## 想像胡同

少年时，由于父母去遥远的“五·七”干校劳动，我被送至外婆家寄居，做了几年北京胡同里的孩子。

外婆家的胡同地处北京西城，胡同不长，有几个死弯。外婆的四合院是一所坐北朝南的两进院子，院落不算宽敞，院门的构造却规矩齐全，大约属屋宇式院门里的中型如意门。门框上方雕着“福”“寿”的门簪，垂吊在门扇上用做敲门之用的黄铜门钹，以及迎门的青砖影壁和大门两侧各占一边的石头“抱鼓”，都有。或者，厚重的黑漆门扇上还镌刻着“总集福荫，备致嘉祥”之类的对联吧。只是当我作为寄居者走进这两扇黑漆大门时，门上的对联已换做了红纸黑字的“四海翻腾云水怒，五洲震荡风雷激”。

这样的对联，为当时的胡同增添着激荡的气氛。而在从前，在我更小的时候来外婆家做客，胡同里是安详的。那时所有的院门都关闭着，人们在自家的院子里，在自家的树下过着自家的生活。外婆的院里就有四棵大树，两棵矮的是丁香，两棵高的是枣树。五月里，丁香会喷出一院子雪白的芬芳；到了

秋日，在寂静的中午我常常听见树上沉实的枣子落在青砖地上溅起的“噗噗”声。那时我便箭一般地蹿出屋门，去寻找那些落地的大枣。

偶尔，有院门开了，那多半是哪家的女主人出门买菜或者买菜回来。她们用一小块木纸包着的一小堆肉馅儿托在手中，或者是一小块报纸裹着的一小绺韭菜，于是胡同里就有了谦和热情、啰唆而又不失利落的对话。说她们啰唆，是因为那对话中总有无数的“您慢走”“您有工夫过来”“瞧您还惦记着”“您哪……”等等等等。外婆隔壁院里有位旗人大妈，说话时礼儿就更多。说她们利落，是因为她们在对话中又很善于把句子简化，比如：

“春生来雪里蕻啦。”

“笔管儿有猫鱼。”

“春生”是指胡同北口的春生副食店，“笔管儿”是指挨着胡同西口的笔管胡同副食店。猫鱼是商店专为养猫人家准备的小杂鱼，一毛钱一堆，够两只猫吃两天。为了春生的雪里蕻和笔管儿的猫鱼，这一阵小小的欢腾不时为胡同增添着难以置信的快乐与祥和。她们心领神会着这简约的词汇，再道些“您哪、您哪”，或分手，或一起去北口的春生，西口的笔管儿。

当我成为外婆家长住的小客人之后，也曾无数次地去春生买雪里蕻，去笔管儿买猫鱼，剩下零钱还可以买果丹皮和粽子

糖。我也学会了说春生和笔管儿，才觉得自己真正被这条胡同所接纳。

后来，胡同更加激荡起来，这样啰唆而利落的对话不见了。不久，又有规定让各家院门必须敞开，说若不敞开院中必有阴谋，晚上只在规定时间内方可关上。外婆的黑漆大门冲着胡同也敞开了，使人觉得这院子终日在众目睽睽之下。

那时，外婆院子的西屋住着一对没有子女的中年夫妇——崔先生和崔太太。崔先生是一个傲慢的孤僻男人，早年曾经留学日本，现任某自动化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。夫妇二人过得平和，都直呼着对方的名字，相敬如宾。有一天忽然有人从敞开的院门冲入院子抓走了崔先生，从此十年无消息。而崔太太就在那天夜里疯了，可能属于幻听症。她说她听到的所有声音都是在骂她，于是她开始逃离这个四合院和这条胡同，胳膊上常挎着一只印花小包袱，鬼使神差似的。听人说那包袱里还有黄金。她一次次地逃跑，一次次地被街道的干部大妈抓回。街道干部们传递着情况说：

“您是在哪儿瞧见她的？”

“在春生，她正掏钱买烟呢，让我一把就攥住了她的手腕儿……”

或者：“她刚出笔管儿，让我发现了。”

拎着酱油瓶子的我，就在春生见过这样的场面——崔太太

被人抓住了手腕儿。

对于崔太太，按辈分我该称她崔姥姥的，这本是一个个子偏高、鼻头有些发红的干净女人。我看着她们扭着她的胳膊把她押回院子锁进西屋，还派专人看守。我曾经站在院里的枣树下希望崔太太逃跑成功，她是多么不该在离胡同那么近的春生买烟啊。不久崔太太因肺病死在了西屋，死时，偏高的身子缩得很短。

这一切，我总觉着和院门的敞开有关。

十几年之后胡同又恢复了平静，那些院门又关闭起来，人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做着自己的事情。当长大成人的我再次走进外婆的四合院时，我得知崔先生已回到院中。但回家之后砸开西屋的锈锁他也疯了：他常常头戴白色法国盔，穿一身笔挺的黑呢中山装，手持一根楠木拐杖在胡同里游走、演说。并且他在两边的太阳穴上各贴一枚图钉（当然是无尖的），以增强脸上的恐怖。我没有听过他的演说，目击者都说，那是他模拟出的施政演说。除了做演说，他还特别喜欢在貌似悠然的行走中猛地回转身，将走在他身后的人吓那么一跳。之后，又没事人似的转过身去，继续他悠然的行走。

我曾经在夏日里一个安静的中午，穿过胡同向大街走，恰巧走在头戴法国盔的崔先生之后，便想着崔先生是否要猛然回身了。在幽深狭窄、街门紧闭的胡同里，这种猛然回身确能给

后面的人以惊吓的。果然，就在我走近笔管儿时，离我仅两米之遥的崔先生来了一个猛然回身，于是我看见了一张黄白的略显浮肿的脸。可他并不看我，眼光绕过我，却使劲儿朝我的身后望去。那时我身后并无他人，只有我们的胡同和我们共同居住的那个院子。崔先生望了片刻便又返回身继续往前走了。

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崔先生，只不断听到关于他的一些花絮。比如，由于他的“施政演说”，他再次失踪又再次出现；比如，他曾得过一笔数额不小的补发工资，又被他一个京郊侄子骗去……

出人意料的是，当时我却并没有受到崔先生的惊吓，只觉得那时崔先生的眼神是刹那的欣喜和欣喜之后的疑惑。他旁若无人地欣喜着自己只是向后看，然后便又疑惑着自己再转身朝前。

许多年过后，我仍然能清楚地回忆起崔先生那疾走乍停、猛向后看的神态，我也终于猜到了他驻步的缘由，那是他听见了崔太太对他那直呼其名的呼唤了吧？院门开了，崔太太站在门口告诉他，若去笔管儿，就顺便买些猫鱼回来。然而，崔先生很快又否定了自己，带着要演说的抱负朝前走去。

## 关于头发

我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梳过一种马尾辫：头发全部拢到脑后高高束起，然后用大红玻璃丝紧紧勒住。幼儿园阿姨为我梳头时，在我的头发上是很舍得用力的，每每勒得我两只眼角吊起来，头皮生疼，眼里闪着泪花。我为此和阿姨闹别扭，阿姨说，你的头发又细又软，勒得越紧头发才会长得越壮。长大些，当我对农事稍有了解，知道种子播入泥土，所以用脚踩紧踩实，或用碌碡压紧压实，为的是有助于种子生根发芽继而茁壮成长。这时我会想起幼儿园时代我的马尾辫，阿姨似乎把我的头发当做庄稼侍弄了。但她的理论显然是可疑的，因为我的头发并未就此而粗壮起来。

读小学以后，我梳过额前一排“刘海儿”的娃娃头。到了中学，差不多一直是两根短辫。那是文化贫瘠的时代，头发的样式也是贫瘠的，辫子的长度有严格限制，过肩者即是封建主义的残余。在校女生没人留过肩的辫子，最大胆者的辫梢儿，充其量也就是扫着肩。我们梳着齐肩的短辫，又总是不甘寂寞地要在辫子上玩些花样，爱美之心鼓动着我们时不时弄出点藏



头露尾、扭扭捏捏的把戏。忽然有一阵把辫子编得很高，忽然有一阵把辫子编得很低；忽然有一阵把两根辫子梳得很靠前，忽然有一阵把两根辫子梳得紧紧并在脑后。忽然有一阵市面上兴起一种名曰“小闹钟”的发型，就是将头发盖住耳朵由耳根处编起，两腮旁边各露出一点点辫梢儿，好似闹钟的两只尖脚。正当我们热衷于“小闹钟”这种恶俗的发型时，忽然有传闻说这是一种“流氓头”，因为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女青年都梳着这种头在社会上作乱。我们害怕了，赶紧改掉“小闹钟”，把两只耳朵重新从头发的遮盖下显露出来。

成人之后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社会对头发的限制消失了，从城市到乡村，中国女人曾经兴起一股烫发热潮。在那时，烫成什么样似乎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头发需要被烫。呆板了许多年的中国女人的头发是有被烫一烫的权利的。我也曾有过短暂的烫发史，只在这时，我才正式走进理发馆。从前，我和我的同学几乎都没有进理发馆的经验，我们的头发只需家里大人动动剪子即可。我走进理发馆烫发，怀着茫然的热望。老实说我对理发馆印象不好，那时的理发馆都是国营的，一个城市就那么几家，没有竞争对手，理发师对顾客的态度是：爱来不来。即使这样，理发馆也总是人头攒动。我坐在门口排队，听着嘈杂的人声，剪刀忙乱的嚓嚓声，还有掺着头发油泥味儿的热烘烘的水汽，还有烫发剂那么一股子能熏出眼